

BEYOND
THE NEON LIGHTS

霓虹灯外

20 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美] 卢汉超 著 段炼 吴敏 子羽 译



霓虹灯外

20 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美] 卢汉超 著

段炼 吴敏 羽 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霓虹灯外: 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 (美) 卢汉超著; 段炼, 吴敏, 子羽译.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203-10466-7

I. ①霓… II. ①卢… ②段… ③吴… ④子… III. ①社会生活—生活史—研究—上海—20世纪 IV. 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5930号

Copyright ©1999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山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4-2018-004

霓虹灯外: 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著 者: [美] 卢汉超
译 者: 段炼 吴敏 子羽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传真)
天猫官网: <http://sxrmcbs.tmall.com> 电话: 0351-4922159
E-mail: sxskecb@163.com 发行部
sxske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e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厂: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370千字
印 数: 1—5000册
版 次: 2018年9月 第1版
印 次: 2018年9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10466-7
定 价: 8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有关本书的评论

卢汉超的《霓虹灯外》再现了拥挤但又充满生机的上海里弄家庭，它们构成了旧上海的主体。他为我们唤回了商贩和收粪工的吆喝、日常的购物及上学、男欢女爱和穷困苦难的韵律，再现了房间和阁楼的布局、空间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共产主义的兴起和犯罪的普遍性。对于丰富多彩、不断发展的民国上海研究而言，本书增添了一部不可或缺的读本。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如果你问西方人，他们对哪个中国历史名城略知一二，几乎所有人都会说：上海。但他们的“上海”是那个有外滩和南京路，有跑马厅和百货公司的城市，而不是卢汉超在这本精彩迷人的书中所描述的上街区。如果要了解普通上海人在民国时期是如何度日的，他们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他们如何在城市里活动、如何谋生、如何玩乐、如何在社区里相互交流——这是你必须读的一本书。

——罗威廉（William Rowe）

本书的研究非常深入，再现了民国上海的社会复杂性，以及“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等术语无法捕捉到的现实肌理。卢汉超带领我们阅

遍上海，从挤满新来者的棚户区到壮观、繁华但仍岌岌可危的石库门里弄，从街道到街区商店和街区工厂。最重要的是，他让我们对激活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有了新的感知：本地和外来传统、商业影响，以及普通人在一个非凡之地所做的持续不断、微小但重要的创新，共同打造了大众文化这一不断变化的产物。

——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

20世纪初的上海在我们印象的中，是中国最西化、最现代化的城市。但通过卢汉超对于上海大多数居民日常生活的观察，呈现的是另一个上海。这些“小人物”主要是来自贫困农村的移民，他们并不关心自己的生活是“西化”还是“现代化”。正如卢先生在这本开创性的书中所言，他们的任务是尽最大努力应对周围发生的巨变，有时以创造性的方式适应这些变化，有时遵循中国过去的传统，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卢汉超建议：要了解他们的生活，就必须摒弃“现代”和“传统”等简单的二分法，超越“中国人”和“西方人”等定义松散的概念标签，尽可能地深入关注而不要漠视上海人是如何应对人类基本需求的。

——柯文（Paul Cohen）

从卢汉超先生对二十世纪初上海清晰、鲜活的描写中，我们了解到弄堂的结构、联排房屋的设计、转租的规则、门环的形状、人力车的弹簧坐垫、小贩的吆喝、街角的剃头摊、工厂的劳作、马桶的倒空和清洗，以及对邻居私事守口如瓶的责任。简而言之，对于当时上海的一切，我们都应该从这个基础上理解。这是一本令人愉快又有启迪性的书。

——林培瑞（Perry Link）

这是一部杰出的作品。本书将是研究 20 世纪中国城市无法回避的著作。论题有力而具挑战性。内容生动而引人入胜。文笔流畅。

——史谦德 (David Strand)

上海日常生活的这一面从没有像本书这样表现得如此鲜活；这是卢汉超先生这项研究的核心贡献，使我们对这个备受关注、至关重要的中国大都市的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有了新的领悟。本书的研究成果令人印象深刻。这项庞大研究的细节密度和文献记录的完整性让我心生敬畏。在我看来，《霓虹灯外》的学术成就极高。总的来说，这是一本最引人入胜、深具启发性的著作。

——周锡瑞 (Joseph W. Esherick)

《霓虹灯外》是对中国平民生活讨论的一个重要补充。它提醒我们，普通民众是怎么享受上海所提供的秩序，而不必放弃他们的文化价值。这本书描述了传统如何延续，人们如何在截然不同的条件下开始新生活，以及他们如何为未来的现代中国人创造新的欣赏和学习环境。本书记录的这一段为所有中国人提供了新生活的历史，值得被广泛阅读。

——王赓武 (Wu Gungwu)

卢汉超笔下的上海不是外滩，也不是南京路，不是关于洋人侨民，或政客权要。相反，他再现了居住在上海的绝大多数平民（穷人和中产阶级）的生活。他在这项精彩而引人入胜的研究中，让我们体会到了“旧上海”的日常节奏、景象、声音，甚至味道。

——柯博文 (Park M. Coble)

纪念我的双亲

目录

导论 / 001

城乡关系：一体化还是断层 / 003

城市和近代化，商业文明的构建 / 008

我们需要怎样的“中国中心论” / 017

第一部 寻求都市梦

第一章 到上海去 / 024

从种族隔离到各族混居 / 025

来自五湖四海 / 035

鱼龙混杂 / 053

第二章 人力车世界 / 066

人力车 / 067

车夫生存状况的另一面 / 080

野鸡车 / 082

第二部 立锥之地

第三章 逃离棚户区 / 106

万国建筑博览会 / 107

棚户区	/ 112
棚户区居民	/ 122
进厂就业：棚户区的梦想	/ 126

第四章 小市民之家 / 133

现代房地产市场的兴起	/ 134
里弄的变革	/ 138
二房东	/ 153
石库门大杂烩	/ 160

第三部 上海屋檐下

第五章 石库门后 / 178

唤醒城市的人们	/ 178
商贩	/ 187
邻里之间	/ 204

第六章 石库门外 / 229

客堂间里的商贸	/ 229
小菜场	/ 253
街区购物	/ 261
政治干预	/ 272

结论 / 279

过去 / 282

西方 / 292

共产主义者 / 300

附录1 一项对上海居民背景的调查 / 309

附录2 被采访者情况列表 / 316

注释 / 321

参考文献 / 387

致谢 / 417

译后记 / 421

索引 / 423

图表一览

图 1	上海鸟瞰图	40
图 2	到上海去	45
图 3	农妇与孩子	47
图 4	弄堂口的人力车	70
图 5	外客的人力车夫	73
图 6	人力车场	85
图 7	老城厢的茶楼	108
图 8	当铺	109
图 9	大世界	111
图 10	棚户区居民	123
图 11	石库门主题的邮票	139
图 12	福康里	141
图 13	从多开间到单开间房子的转变	143
图 14	霞飞坊	146
图 15	建业里	148
图 16	晚期的石库门房子	152
图 17	中共一大会址	170
图 18	会乐里	175
图 19	一排石库门房子	179
图 20	不知元旦的人	181
图 21	粪码头	183
图 22	食品商贩	188
图 23	上海里弄生活侧影	195

图 24	街边剃头摊	198
图 25	街头书摊	199
图 26	修补器皿的工匠	201
图 27	街边博彩游戏摊	202
图 28	里弄住宅的一般布局	230
图 29	前排房子	230
图 30	米号	234
图 31	街区商店	238
图 32	大饼店	250
图 33	菜场	258
图 34	花轿	289
图 35	送葬队伍	289
图 36	独轮车	292
表 1	民国时期上海“乡帮”“业帮”一览表	50
表 2	民国时期上海的职员(白领雇员)概况一览表	62
表 3	1917—1937 年上海人力车票价	68
表 4	上海的公共人力车状况(1934 年)	69
表 5	上海人力车互助会 1936 年 5 月 1 日—1936 年 9 月 30 日 保险业务报告	81
表 6	民国时期上海的房屋转租情况	156
表 7	1933—1951 年上海市正明里居民情况调查表	209
表 8	20 世纪 40 年代赫德路街区小店一览表	233

导 论

近年来，上海近现代史越来越受到中西方学者的关注。在西方，20 1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来出版的各类有关上海的学术著作，其多样性和学术
深度吸引了广大的读者。上海城市史的研究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的各个方面：从上海开埠前的状况到上海城市的国际化，从清代的道
台衙门到会审公廨，从传统的行帮到现代的企业家协会，从公共卫生到
高等教育，从巡捕房的建立到黑社会组织，从工人罢工到学生运动，从同
乡会到社会歧视，从知识分子的类别到妓女的等级诸如此类的问题。^[1]就
像任何高质量的区域性研究一样，已发表的上海史研究著述所关注的都
是超越上海城市本身的大问题，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绩。

对于海外学者来说，幸运的是他们对上海史的研究与上海本地学者
几乎是同步的。1978 年起，传统的地方史志编纂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始
恢复。上海的研究人员努力延续了著名学者柳亚子（1887—1958）先生
所领导的上海通志馆的工作。^[2]在这一形势下，上海研究已超越了以往的
领域，已不再是简单的地方志类的汇编物了。上海史研究材料种类繁多，
有专题历史资料、档案史料、回忆录、掌故逸事和老照片，还有一大批 2
高质量的专著和论文。^[3]更重要的是，上海研究已成为国际性东方学中的
一门显学。尽管在学术规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和相互理解等方面，

中外学者还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在上海史领域内的交流堪称一流。^[4]

然而，在生动丰富的上海史研究长廊中，对上海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描述显然还不够。如果说人类历史的首要因素是人，而影响人类思想和活动的因素包括人在哪里居住和劳动，那么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本书的意图就是描绘 20 世纪上半叶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注重一般居民区内每日的活动。

上海这个繁华的城市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市之一。它容纳了形形色色的人。虽然在大部分年份，上海的外籍人士还不到 3%，但他们却来自世界各地，从流浪汉、妓女到外交家和暴发户，应有尽有。上海的中国人从某种意义而言也是外来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大多数是乡下人。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上海，希望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些移民可分为两部分：小市民（他们被这样称呼）和城市贫民。3/4 的城市住房是一种简单的建筑样式——里弄房子。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的一个多世纪里，这儿是普通市民（即小市民）的住所。仔细观察这片极具特色的生活区域，这儿有超过一半的居民来自乡下——揭示上海中产阶级和中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就是本书的主题。像小市民一样，城市贫民也几乎全部来自乡下，在城市的贫民窟内生老病死，他们的生活也是我研究的对象。

小市民和城市贫民的经历显示出了传统风俗、习惯的巨大影响力，这些“昔日的农民”逐渐融入了城市，适应了城市全新的、现代化的、西化的市民生活方式。作为关注的焦点，我注重描述上海城市里的小人物——至少在精英人物的眼中他们显得无足轻重——的日常生活，而精英人物的生活则非本书的重点。

随着我的研究逐步展开，三个主要的问题出现了。虽然本书的研究是地域性的，但它所涉及的问题却与整个中国有关。当研究结束之际，这些问题已成了本书的理论框架。而本书的素材也围绕着这些问题铺陈

展开，并检验一些理论问题的正确性。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特征：当中国人迅速地抛弃那种认为城市是乏味或危险的老思想，开始有了城市优越于农村的观念的时候，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是否真的如此现代化、如此成熟和西化了？上海是否成了与中国内地完全不同的异类？上海的商业文化是如何使局外者形成了对上海感到陌生而格格不入的概念？从这个问题又引申出了上海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上海人意味着什么？如果上海人有社区认同概念的话，这概念是否来自大家同住在那些拥挤的居民区？最后，作为关于近代化和认同感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还要讨论如何恰当地运用西方的观念去了解中国城市中日常生活的问题。

城乡关系：一体化还是断层

中国城市史的研究者为了中国传统城乡关系与中世纪欧洲城乡关系之间的显著差异而争论不休。就欧洲而言，城市犹如被文化落后的乡村所包围的“海中孤岛”，而中国的城市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与周边的乡村是合而为一的。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和他的同事们在其巨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的中心论点之一就是传统中国的城市与乡村是联为一体的。直到19世纪，处于不同的地理区域，行政管理、商业经营水平完全不同的城市和乡村，呈现出一片和谐相融的景象。尤其在社会、文化方面，城乡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和鲜明的对照。甚至连作为城乡分界标志的城墙，也无法将城市和乡村隔绝开来。^[5]

作为城乡一体化的结果，西方文化中常有的城市优势感在传统中国并不盛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的精英阶层多为拥有土地的士绅。他们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建立于乡村，而不在城市中心。虽然一些精英阶层居住在城里，也有许多人由于工作的原因背井离乡，但他们

都与故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乡村他们保留着正式的住宅和“恒产”，即祖业（例如土地），建造家族的墓地和祠堂。总之，他们的根在乡村，本身仍属于乡村。^[6]同样，中国人的文化并不能以城乡为界而分成截然不同的或特征对立的两个部分。中国的城市不像欧洲那样是文化的独占区和宗教的中心。中国的文化与宗教场所星罗棋布，并不限于城乡之间的分界线，因此中国的城市并不一定比村镇更具有文化上的优势（当然也有例外，例如首都）。中国的城市也不像欧洲的城市那样拥有共同的身份认同、市政纪念建筑物以及“市民”的概念，而使其能区别于周围的乡村。中国的城镇和乡村之间保持着各种联系，人口双向流动，这使得城乡在某种程度上合为一体，难以产生城市优越感。^[7]

事实上，人们还会发现一种与之相反的倾向：传统的中国城市常常有着一种消极的形象。宋代（960—1279）以前，中国的城市是占据优势的行政中心，不可避免地与衙门、赋税、徭役、刑法、诉讼相联系。它的政治功能使得城市成了让人敬畏的所在，至少让乡下人敬畏。宋代以后，中国城市的商业化特征并没有使乡下人头脑中的城市形象得以改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的恶名和固执的社会偏见反而增强了人们对城市的恐惧。这里有衙门——他们把这儿看作狡猾盛行的地方。伊懋可（Mark Elvin）曾提到：“城市是农民在某种程度上害怕的地方。一位清朝的官吏写道：‘乡下人害怕去县城，他们像害怕老虎那样害怕官员。’城市是上税交租的地方，是诉讼打官司的地方。城市又是各种罪犯云集的地方，比如‘市场恶霸’，他们就是欺骗乡下人的行家里手。而在饥荒之际，城市又是卖儿鬻女的所在。”^[8]

不仅仅是农民（当然他们在人口中是占压倒性多数的），而且所有的社会成员在某种程度上都认为城市是罪恶的。在由一小群学者型的精英官员治理着一个庞大的农民阶层的国度里，知足地在乡村中生活就是人们理想中的社会形态。中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约前145—约前

90) 以一些六七十岁的老者一辈子没去过城市作为社会升平、人民安居乐业的象征。^[9] 这种思想似乎一脉相承。对此, 17 世纪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1613—1682) 评论道: “人聚于乡而治, 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 欲民之无恒心不可得也; 聚于城则徭役繁狱讼多, 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10] 这是关于中国传统城乡关系简单明了的陈述和概括。

在 20 世纪, 古老的价值体系的变化是最富有戏剧性的。尽管对城市的种种疑虑在某种程度上仍挥之不去, 但人们已开始认为现代化、工业化、高度商业化的城市比乡村市镇要好。这一全面的重估缘于城市带来的经济机遇。在 20 世纪, 乡村的衰败与城市的工业化并行, 促进了城乡的分化, 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城乡一体化渐渐被城乡断层所取代。这一切发生于 20 世纪动乱中的中国, 顾炎武也许不得不苦笑, 因为被他不幸言中了。

要尝试彻底了解城乡断层的深度, 就必须面对大量农村移民进入城市勉强度日、悲惨生活这一不争的事实。这些农村移民构成了上海贫民的主体, 由于贫穷, 他们无法享受一个现代化城市所提供的大部分便利, 不得不容忍社会对他们的歧视。但所有的艰难和伤害没能迫使他们离开城市。恰恰相反, 他们会尽可能地将家庭成员从乡村接往城市。

在民国成立之后的上海, 有两种城市贫民最能反映出城市的吸引力: 6
黄包车夫和街头乞丐。在现实生活中, 他们人数众多。在老舍先生著名的小说《骆驼祥子》里, 主人公是一位贫困的农民, 他经不住城市的诱惑, 于 20 世纪 20 年代来到北京。在那里, 他以拉车为生。“这座城给了他一切, 就是在这里饿着也比乡下可爱……在这里, 要饭也能要得到荤汤腊水的, 乡下只有棒子面”。对于老舍的这段话, 史谦德(David Strand) 评论道: “由于城乡之间收入上的巨大差异, 即使是‘低收入’的职业, 例如黄包车夫, 也能使农民满足, 而成为他们期望过上更好生活的目标。”^[11] 这在当时的上海也是如此。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的上海, 有近 100 000 名黄包